

两都赋序

班 固

班固（32—92），东汉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字孟坚，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）人，史学家班彪之子。除兰台令史，迁为郎，典校秘书，潜心二十余年，修成《汉书》，开创断代史体例。后随窦宪征匈奴，为中护军，兵败受牵连，死于狱中。他擅长辞赋，著有《两都赋》等。

或曰：赋者，古诗之流也^①。昔成、康没而颂声寢，王泽竭而诗不作。大汉初定，日不暇给。至于武、宣之世，乃崇礼官，考文章，内设金马石渠之署^②，外兴乐府协律之事，以兴废继绝，润色鸿业。是以众庶悦豫，福应尤盛，《白麟》、《赤雁》、《芝房》、《宝鼎》之歌^③，荐于郊庙^④。神雀、五凤、甘露、黄龙之瑞^⑤，以为年纪。故言语侍从之臣，若司马相如、虞丘寿王、东方朔、枚皋、王褒、刘向之属，朝夕论思，日月献纳；而公卿大臣，御史大夫倪宽、太常孔臧、太中大夫董仲舒、宗正刘德、太子太傅萧望之等，时时间作。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，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，雍容揄扬，著于后嗣，抑亦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亚也。故孝成之世，论而录之^⑥，盖奏御者千有余篇，而后大汉之文章，炳焉与三代同风。

且夫道有夷隆，学有粗密，因时而建德者，不以远近易则。故皋陶歌虞，奚斯颂鲁^⑦，同见采于孔氏，列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其义一也。稽之上古则如彼，考之汉室又如此。斯事虽细，然先臣之旧式，国家之遗美，不可阙也。臣窃见海内清平，朝廷无事，京师修宫室，浚城隍，起苑囿，以备制度。西土耆老^⑧，咸怀怨思，冀上之眷顾，而盛称长安旧制，有陋洛邑之议。故臣作《两都赋》，以极众人之所眩曜，折以今之法度。

[（梁）萧统·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）文选（一）·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.1~2.]

注释

①赋者，古诗之流：《毛诗序》云“诗有六义焉”、“二曰赋”，故称。

②金马：即金马门。宦者署门，门旁有铜马，故称“金马门”。石渠：即石渠阁。朝廷藏书的地方。

③《白麟》、《赤雁》、《芝房》、《宝鼎》：皆为乐府歌名。

④郊庙：帝王祭天地的郊宫和祭祖先的宗庙。帝王祭祀天地称为郊，祭祀祖先称为庙。

⑤神雀、五凤、甘露、黄龙：皆为汉宣帝时年号。

⑥孝成之世，论而录之：指刘歆著《七略》，其中有《诗赋略》。

⑦皋陶歌虞：《尚书·益稷》皋陶歌曰：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”奚斯颂鲁：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曰：“新庙奕奕，奚斯所作。”奚斯，鲁公子也。

⑧耆老：老年人。六十曰耆，七十曰老。

今译

有人说：赋是《诗经》的流裔。从前，周成王、周康王死后而颂声息灭，先王恩泽枯竭而诗不再作。汉朝刚刚安定，朝廷没有闲暇。到了汉武帝、汉宣帝时代，才设置礼官，考核文化，朝廷内设有金马门、石渠阁等机构，朝廷外兴办乐府校正音律等事务，以振兴被废弃灭绝的文化，来修饰赞美伟大功业。因此，百姓很快乐，吉兆尤其多，《白麟》、《赤雁》、《芝房》、《宝鼎》等歌曲，进献于郊庙祭祀。神雀、五凤、甘露、黄龙等祥瑞，用来作为年号。所以，言语侍从之臣，如司马相如、虞丘寿王、东方朔、枚皋、王褒、刘向等人，从早到晚创作构思，时时进献辞赋；那些公卿大臣，如御史大夫倪宽、太常孔臧、太中大夫董仲舒、宗正刘德、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，也不时创作辞赋。有的抒写民情而通达讽谕之意，有的宣扬君德而表达忠孝之心，它们雍容华美，到处宣扬，流传后世，也仅次于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作。到了汉成帝时代，编排记录的，光进献皇帝的就有一千多篇，而汉代的文学，辉煌得可与夏商周三代一样了。

再说，儒道有衰落兴隆，学问有粗疏细密，随时势而建立功德的人，不会因古今而改变法则。所以，皋陶歌颂虞舜，奚斯赞美鲁君，同样被孔子采集，列入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，它们的道理是相同的。考察上古是那样，考察汉代亦如此。作赋的事虽然细小，可它是祖先旧有的法式，国家遗留的美文，是不可缺少的。我看见天下太平，朝廷安宁，京都洛阳修建宫殿，疏通城池，兴建园林，来完备东都规模。西都长安的老人，都怀有怨思，希望皇上眷顾，而极力称赞长安旧有规模，发出鄙薄洛阳简陋的议论。所以，我创作《两都赋》，来制止众人的迷惑，用今日的法令制度折服他们。

提要

本篇表达了班固对汉赋的认识。一是论汉赋源流。就源起言，“赋者，古